



好奇心书系
自然随笔丛书



美丽的性

Meili De Xing
ROMANTIC INSECTS

任桑甲 余玮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好奇心书系
自然随笔丛书

美丽的性

Mein Leben

任桑甲 余玮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丽的性 / 任桑甲, 余玮著.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2

(自然随笔丛书)

ISBN 978-7-5624-5156-3

I. 美… II. ①任…②余… III. ①昆虫—普及读物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Q96-49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8396号



美丽的性

任桑甲 余 玮 著

好奇心书系主编: 李元胜 副主编: 张巍巍 郭 宪

摄影: 任桑甲 张巍巍 李元胜 余 玮 周纯国

责任编辑: 梁 涛 王嘉琛 版式设计: 程 晨

责任校对: 邬小梅 责任印制: 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张鸽盛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 400030

电话: (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 (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高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9.75 字数: 174千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7-5624-5156-3 定价: 3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写在前面的话

仆仆奔走，沉酣于尘世之梦，是那些可爱的小虫子让我与大自然有了联系，可以暂停脚步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乘美以游心”，做个懒散的玩耍的人，在一些草木茂盛的地方，度过命中的好时光。

很多人奇怪我为什么喜欢去和它们相会，盯着它们看，给它们拍照？他们的疑惑是有道理的。我给它们拍的照片没有任何艺术价值，常常只能自我欣赏；我也并不了解昆虫，更不想去研究它们，我只是它们世界的一个无聊看客，这个看客却由此获得了休憩、娱乐和享受。

不要嘲笑玩耍、闲适在人活着时的意义。不知道闲适之可贵的社会，是仓促的社会。似乎一生都在忙碌的鲁迅先生也说：“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个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论语一年》）

看它们，是一种路过，是一种不打扰。世界是我们的，也是它们的。它们没有我们，会活得更好，我们没有它们，却无法过下去，我们能想象没有蜜蜂和蝴蝶的世界吗？爱因斯坦说：“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人类将最多再存活四年……”没有蜜蜂，就没有授粉，没有植物，没有动物，更没有我的娱乐……

假如你要使某个东西有意义，只需长久地望着它。谁说的，最终决定我们命的，不仅仅是我们创造了什么，还在于我们拒绝破坏了什么。

我们只是这样静静地看它们。

目录

蝴蝶的红尘绝恋 / 1

蝴蝶的爱情之所以让人艳羡，不仅在于追寻中的执著，更在于长久追逐后相逢的短暂。生命最长的蝴蝶也只能活到11个月左右，而大多数只有短短几十天的历程。

暗夜里的浪漫之约 / 15

在寂静而孤单的夜里，在这个生命旺盛的森林中，有无数神奇的故事正在悄然发生，亦有无数重生的蜕变。

水精灵的强悍情事 / 28

山林中的溪水总是清澈而甘甜，透过洁净的水面，我常常能够发现许多有趣的水生动物：不停游动的仰泳蛙，长脚的水龟……而蜻蜓的稚虫却是让我费心才能发现的小家伙，它们总是巧妙的隐藏在水草或是障碍物的后面，一不小心就从我的眼皮底下躲了过去。

一天的快活 / 40

雌蜉蝣将从舞蹈的雄蜉蝣群中挑选出自己最满意的对象，然后双双潜没在夜色中完成它们毕生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使命。

童话世界的大力神 /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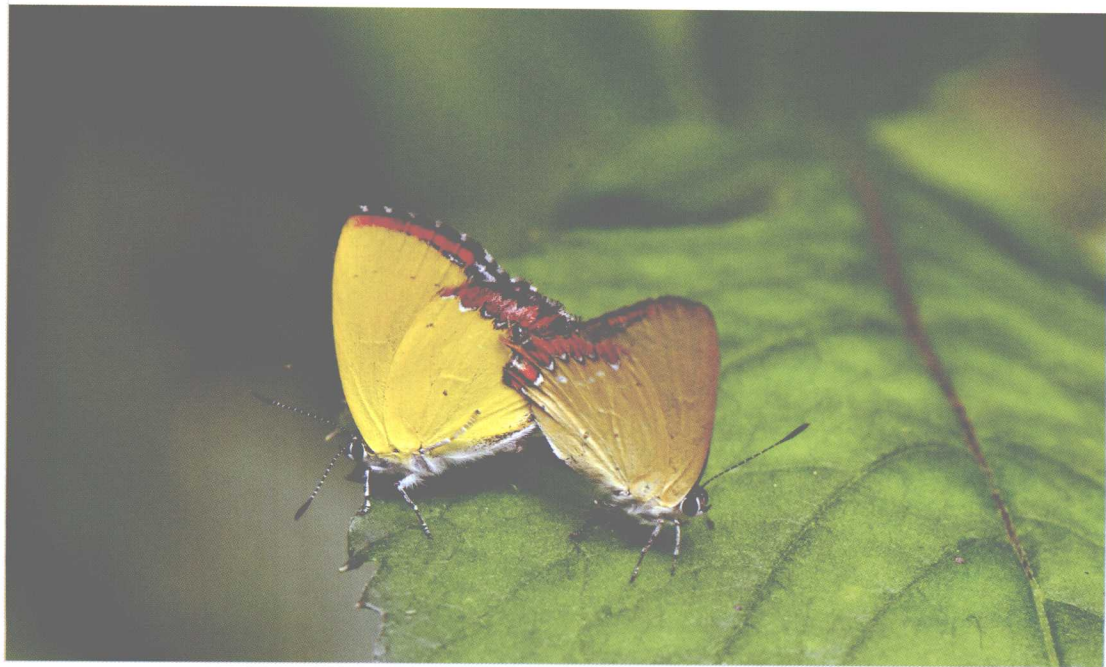
独角仙聚集在一起出现，不仅仅是因为受到灯光的吸引，更主要是因为目前正是它们交配的季节，弗洛蒙的诱惑和繁衍后代的本能驱使它们追随着雌性的脚步前来。

大颚下的温情 / 64

锹甲是我见过的看似凶猛，实质对妻子很温逊很绅士的甲虫种类。它挥着威风的大颚，但并不急于马上交欢，只是用触角轻轻地碰触雌锹甲的触角或背部，好像在说“亲爱的，不要急，慢慢吃，我会一直等你的”。

迷你爱人 / 76

待我们即将走出这片荨麻地时，前面宽大的荨麻叶上有两个金黄色的小点在移动，我快步走过去，原来是两只小叶甲正在谈情说爱。



目录

竹象的求爱智慧 / 85

我发现在植物的另一端一只雄性竹象正静静窥视着雌虫的一举一动。过了好一会，雄竹象小心地向雌竹象靠拢。

致命诱惑 / 93

我被眼前这惨烈的搏斗惊呆了，原来那些传说的确是事实，螳螂的确是六亲不认的冷血杀手。再看看雄螳螂的腹部竟然还在和雌螳螂继续交配，是不是真的有点“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意思？

爱之绝响 / 102

多数的时候，我会为“知了”热情的歌声感动，因为它们的歌唱是通过在地底深处长年的等待才换来的生命的绝响，只这一季的张扬，便将数年的寂寞倾泻而出，然后静静地死去，再次回到黑暗的泥土中，化作轮回中的一粒微尘。

螭的春天 / 114

螭的交配方式不是单一的形式，有些螭像非洲草原的狮子，在一只强壮的雄螭带领下会有一群雌螭作它的妻子，真可谓是妻妾成群。

竹节虫的欢歌 /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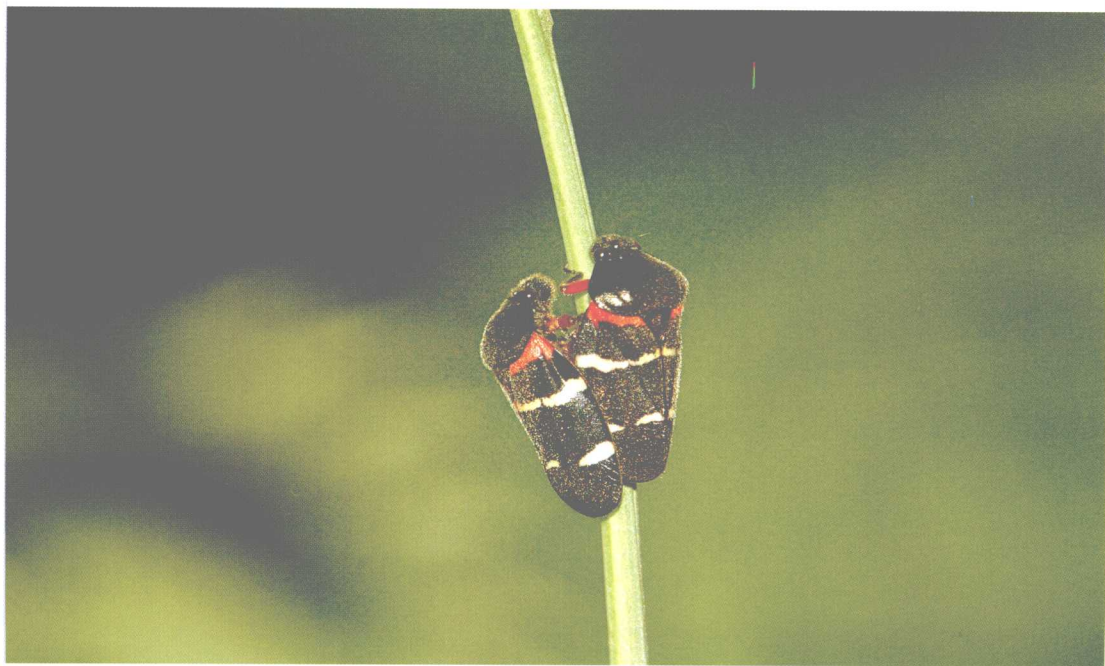
雄竹节虫的姿势看起来难度挺高，几乎整个身体弯成了一个大大的“L”形，为了不让自己掉下去，它紧紧用前足抓住雌虫，保证交配的顺利进行。

跳动的旋律 / 132

螽斯的音乐主要是为爱情而奏，能演奏出优美乐音的主要是雄螽斯，而雌性螽斯则是最好的音乐评论家，它们的结合应该是最恰当不过了。

飞行专家的罗曼蒂克 / 143

食蚜蝇的命运注定了它们要在花丛中穿越，注定了它们要与花草做伴相陪，因为它们小小的卵巢如果没有花粉便不能发育，而后它们的求偶繁衍就更无从谈起。只有那些经过在千万朵花儿中间历练的雌蝇和雄蝇，才有强大的生殖能力，才能肩负起传宗接代的重任。



蝴蝶的红尘绝恋



青凤蝶的卵像一粒晶莹剔透的珍珠。

当鸢尾白紫的花朵摇曳着在春风中灿烂，我便开始在城市、乡村的各个角落搜寻那些久违了的精灵的身影。最早发现的常常是那些活泼的小粉蝶，它们快活地在田间地头、园子绿地追逐，敏感而灵动。它们总是笑意盈盈闯入眼帘，又快速消失在你来不及流转的目光中。

听过太多关于蝶的故事，关于美丽而感伤的爱情，遗憾中流淌着永久的传奇。从前以为这只是因为蝶飘逸的姿态过于动人，以致成为才子佳人们最好的化身，又因为蝶常成双起舞，所以它们是传世爱情最契合的象征。待走进蝶短暂的生命才明白，蝶一生只为着寻觅而存在，寻觅属于它的永恒，超越我们口中任何关于爱的承诺，倾尽一切，嘲笑着人类的谎言和善变！

在我所生活的地区，大约从三四月份开始，蝴蝶们开始自己的蜕变。经历毛毛虫的丑陋，躲避来

化蛹时的青凤蝶绿如翡翠。





一只即将破蛹而出的青凤蝶。

左：青凤蝶的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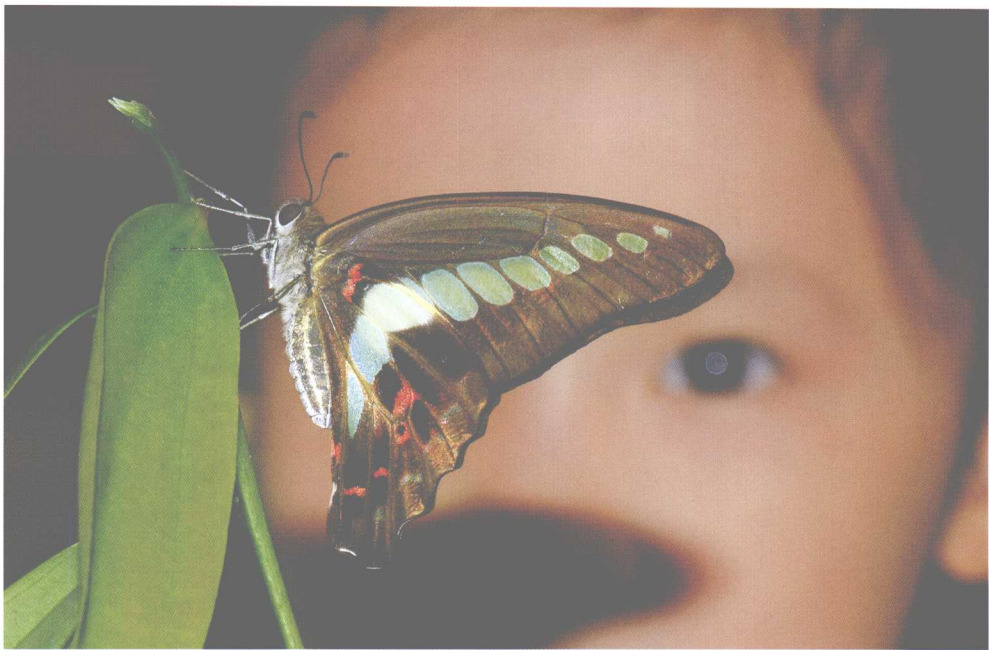
右：从蛹里出来后翅膀慢慢充血变硬。



自各方的伤害，然后静静的蜷伏在坚实的蛹中，等待破蛹成蝶的时刻。我曾经在某个夜晚等待一只青凤蝶的重生，借助手电目睹青凤蝶艰难地突破蛹壳，挣扎着将身体从洞中爬出，虚弱地将自己挂在蛹壳外，它的翅膀卷曲皱缩成一团，好像钻出壳已经用了很大的力气。再度等待，等待它的翅膀慢慢伸展，等待清晨的阳光温暖身体，然后飞翔。这段等待或许是蝴蝶一生中最为危险的时光，没有毛毛虫富有伪装的掩护色，没有坚硬密实的蛹壳保护，甚至没有任何行动的能力，破蛹已经耗尽它所有的气力，加之毫无飞行能力的翅膀拖累，蝶随时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尚未开始便将结束。这总让我想起：“置之死地而后生”，蝶远比它飞翔时柔弱的姿态来得坚强。

在清晨的阳光中飞起来的时候，它空中盘桓了一下子，很快地找寻到一朵花，它停在花上，专注、





忘情地吸着花蜜。我感到非常吃惊，它的第一次就做得这么精确而完美。

观察蝴蝶羽化是一件神圣的事情。

一只蝴蝶带着前世的种子投生到这个世界，在它的潜意识里，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我将飞翔！我将采蜜！我将繁衍子孙！”在这只美丽的蝴蝶身上，我看到空间的无限与时间的流动，万物的轮回。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昆虫世界的雄性远胜过我所认识的雄性，它们执著而坚定，用所有的岁月追逐寻觅自己的伴侣，即使只是为了种族繁衍的需要，但没有虚伪的敷衍和欺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曾在云南的密林追寻过一只玉带凤蝶的身影，和它一起穿越茂密的基诺山，找到自己的妻子。玉带凤蝶和其他昆虫一样，靠着雌蝶分泌的弗洛蒙来判断自己行动的方向。在整个过程中，雌蝶的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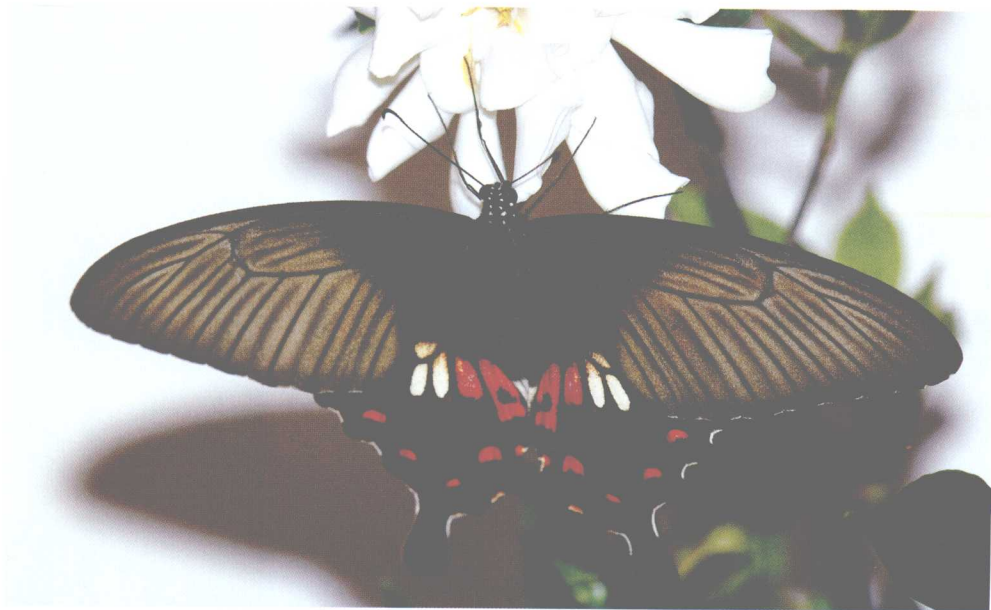
洛蒙就像是一根无形的丝线，牵引着雄蝶，雄蝶对雌蝶的这种气味敏感到在若干公里外都能察觉，于是它义无反顾地前行。这似乎有些像我们传说中月老的红线，只是蝴蝶比我们更虔诚罢了！

这只玉带凤蝶的求爱之路是坎坷的，在基诺山密密层层的树林中穿越了三天，傍晚时分，就停在树林里的矮草上静静地等待黑夜过去。我总是担心黑夜潜伏在各处的危险会中断它的旅程，甚至期望它会改变主意，就在附近寻觅新的伴侣。但玉带凤蝶静静地在黑夜中等待第一缕阳光温暖美丽的翅膀，然后又继续向前飞翔。

第三天的下午，玉带凤蝶突然就欢悦起来，远处的我似乎也感觉到了它大大复眼流露的笑意。顺着它展翅起舞的方向，一只美丽的雌蝶正恬静地伏在绿叶上，只抬头望着正欢舞着的雄蝶，我竟然就像听到了一位少女的心事和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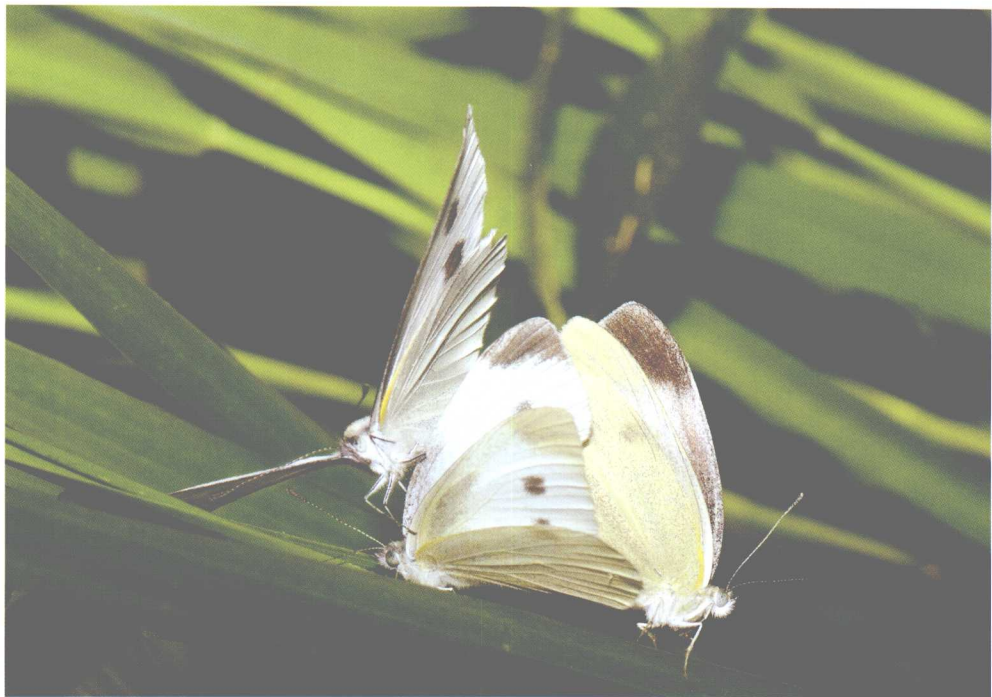
雌性玉带凤蝶。

没有音乐，却仿佛有旋律在空中流动。抛却少



傍晚时分，雄性玉带凤蝶静静
停附在草叶上。





一对正在享受鱼水之欢的菜粉蝶，对冒失鬼的闯入生气地张开翅膀表示抗议。

女的羞怯，雌蝶终于应和着雄蝶的舞姿，上下翻飞的两道靓影在午后艳丽却不失温和的阳光下划出两道悠长的流苏。然后是长久的缠绵与缱绻……

蝴蝶的爱情之所以让人艳羡，不仅在于追寻中的执著，更在于长久追逐后相逢的短暂。生命最长的蝴蝶也只能活到11个月左右，而大多数只有短短几十天的历程。在它们大半的时光里，雄蝶都在四处寻觅，而且不是总能幸运地找到自己心仪的爱人。一些雄蝶只能在徒劳地奔波中度过光阴，带着未能实现的使命孤独地死去。那些如这只玉带凤蝶一样的幸运儿在找到自己的爱人后，会与雌蝶尽可能长地保持交尾姿势，在精疲力竭之后悄然坠落。雌蝶带着它们的后代寻找到合适的产卵地点，小心地把种族繁衍的希望掩护在绿叶红花之间，在渐渐变冷的空气中自己也渐渐变冷，最终如落红与泥土

同寝。

每次与蝴蝶对视，我就忍不住想起庄周梦蝶的故事，然后面对现实生活中那些苍白无力的脆弱的爱情，想象蝴蝶眼中的我们定然是可笑而可鄙的。我们无法坚守自己的情感还要堂而皇之要求原谅和理解，恐怕在蝴蝶眼中，我们的影像应该同时有许多不同的面目吧。

夏季是蝴蝶追逐爱情的季节，它们肆无忌惮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欢爱，为下一季的繁荣埋下更多的希望。这个时候我就钻到山林里去，看那些鲜嫩的翅膀在我眼前扇动，感染它们爱的力量，让自己在这纷扰的尘世里还能保留对爱的憧憬。

也许任何一个妙龄的少男少女，偶尔在对异性亮泽的长发和炯炯的目光一瞥之间，立刻会不由自主地为之心动、为之倾倒。然而比起人类，蝴蝶则

交尾中的彩灰蝶。





交尾中的点玄灰蝶。

似乎远胜一筹，它要在异性面前施展无穷的魅力。也就是说，视觉和其他的感觉信号会支配蝴蝶交配的成败。

和所有物种一样，蝴蝶的择偶标准也是为了能更好地繁殖后代。进化学说的鼻祖达尔文在他的名著《人类的遗传与性选择》中格外考虑到了美丽的蝴蝶，并一语道出了其美丽霓裳所蕴涵的天机。因此，雌蝶将选择那些强壮、美丽的雄蝶作为自己的伴侣。那么，雄蝶就必须在求偶的过程中使出浑身解数来争取雌蝶的青睐，如同雄孔雀张开华丽的羽毛来获取雌性的芳心，雄蝶也将用自己动人的舞蹈去获得与雌蝶交配的权利。

重庆圣灯山一度是蝴蝶聚集之地，知名散文家涵秋老师就曾专门为圣灯山多样而丰富的蝴蝶种类写过一篇精彩的散文。可以想象，夏季的圣灯山将会有怎样一场神奇的“色诱”之舞！可惜每次我到

交尾中的弄蝶。



那里总是天公不作美，终未能见到这种盛况，只能在树梢头发现几只残蝶的影子。后来问及涵秋老师，他说近些年这里的蝴蝶少了很多，究竟是因为自然环境的变迁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尚不得知，但心中总是留了份遗憾。

前年7月，专门赶到大理的蝴蝶泉附近，蝴蝶没有见到几只，倒是周围贩卖蝴蝶标本的小贩比比皆是，连大蚕蛾也被当作“伪蝴蝶”做成标本，美其名曰：霸王蝶。原本以为必然败兴而归了，第二天无意游荡到苍山脚下的小溪边，却与一群艳丽的红珠凤蝶不期而遇，三只雄蝶正围着一只雌蝶翩然起舞。凤蝶的身姿本已飘逸，求偶的雄蝶色彩较之平常更为耀眼，在大理灿烂的阳光格外动人。雌蝶徐徐缓缓地飞翔，与身边明显有些急切的雄蝶形成鲜明的对照，呵呵，看来对付雄蝶的色诱计划雌蝶还是颇为矜持的。

交尾中的矍眼蝶。

我一直想知道雌蝶如何确定选择的伴侣只属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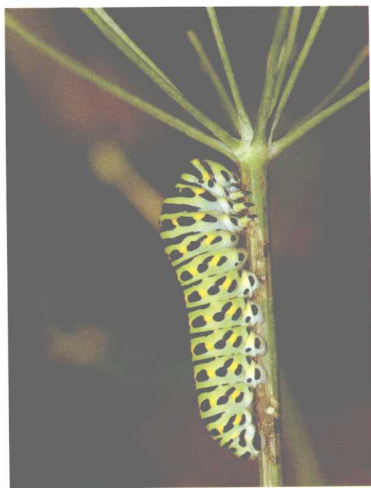


她，坚贞的爱情固然让人好奇，但雌蝶为何总是能作出明智的选择呢？后来在一本书中看到凡是交配过的雄蝶翅膀颜色会比没有交配过的雄蝶翅膀颜色浅，在它再次“色诱”的舞蹈中将无法与其他年轻的雄蝶竞争，无法获得雌蝶再次青睐。当然，由于蝴蝶的生命实在是太短暂，许多雄蝶在交配后已经精疲力竭，仅能苟延残喘地度过余下的光阴，也自然不具备再次和雌蝶交配的能力。无论是哪种原因，我仍然认为雌蝶是幸运的，无法伪装的经历和外表，让它们拥有的永远是唯一的爱情！

每次见到跌落在山间小道抑或都市路旁的蝴蝶，就仿佛看到一个美丽灵魂的消殒，总是有些伤感，伤感于它们从破壳而出到死亡不过短短几十天的生命。好在展开双翅的那一刻，蝴蝶就已经具备了交配能力，它们可以随时随地地追逐异性，交尾产卵，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

在我对昆虫还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时候，一位早已是这方面专家的朋友给了我几个青凤蝶的蛹，让我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破蛹成蝶的景象。尽管后来我也多次见过类似的情景，但那始终是我记忆中最难忘和震撼的第一次。当时我很奇怪为什么最先破蛹而出的蝴蝶显然体形更大，而且看起来似乎也更为漂亮，后羽化的则略显逊色。我一厢情愿地以为肯定是发育更完善、更强壮的蝴蝶会先羽化，而后出来的则是发育相对缓慢的，后来知道自己是闹了一个大笑话。原来一般蝶类的雄蝶比雌蝶要早一点羽化，之后，雄蝶到处飞翔，觅寻羽化不久的雌蝶，捷足先登地追逐交尾。

每个蝴蝶飞舞的季节我总是能看见它们交尾的情形，然后悄悄地把它欢爱的过程用照相机拍下



金凤蝶的幼虫引人注目，它们往往以这种鲜艳的颜色来警告天敌。